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會 要

(四)

王 溥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 會 要
(四)
王 溥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唐會要卷十四

禘祫下

貞觀十二年。禘祭太廟。近例。禘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十九年三月。給事中集賢學士陳京奏。禘是大合祖宗之祭。必尊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遇禘。伏恐須定向來所議之禮。是月。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令百寮集議以聞。時尙書左僕射姚南仲等奏。議狀五十七道。有進止。送尙書省。更集百寮都商。議定奏聞。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奏。議請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廟。爲修廟未成。今月十五日內。移獻祖主於德明興聖廟中。一處安置。九室數已定。請於德明興聖廟東北。量地之宜。權設幕屋爲行廟。奉安神主。候新廟成。準禮遷祔神主入新廟。每至禘祫年。各於本室行享禮。其月十五日。戶部尙書王紹等。又奏。請於德明興聖廟。添造兩室。奉安神主。今緣就舊廟增修。則德明興聖廟殿南垣內。陳設四室。權安神主。庶爲宜稱。勅旨從之。是月十五日。徙二祖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二十四日。有司行禘享于太廟。自此景皇帝始居東向之尊。元皇帝已下。依左昭右穆之列矣。時鴻臚卿王權議曰。按祭法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毛詩清廟章云。清廟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也。又按雍禘章疏。

云。太王王季已上。皆祔于后稷之廟。蓋以太祖東向之位。至尊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之后稷之廟。天下爲公。不敢以私奪公也。又按鄭元注云。祭法曰。古者先王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始祖廟。今獻祖懿祖之主。愚臣竊以爲宜祔于興聖廟。不當祭于太廟也。如此。則太祖東向之位。得其尊。獻祖懿祖之位。得其所也。時前後議者。亦多言祔于興聖廟。然引據無文。上意不決。自寶歷已前。太祖尙在昭穆位。故虛東向。以祔太祖。廣德二年。太廟室數已滿。二祖居夾室。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凡十七年。建中二年冬。禘祭。有司誤引東晉蔡謨議。請虛東向。當晉蔡謨議。本請築宮廟。以居潁川京兆以上四府君。其宮廟未成以前。請權虛東向之位。待別廟成。遷四府君神主于別廟。然後太祖正東向之位。雖有此議。屬晉室兵革。議不暇行。建中初。雖有司引蔡謨議。虛東向之禮。終亦不行。乃誤以宣皇帝居東向。降太祖在昭穆之位。及是。上覽羣臣之議。以太祖居東向。是百代不刊之典。以二祖皆是追崇。非有土宇人民之尊。禮當別祔廟。及覽權議。引據詩禮成文。上意遂定。遷二祖于德明興聖廟。每禘禴年一享。遂正太祖東向之位。乃下詔曰。奉遷獻祖懿祖神主。正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虔告之禮。當任重臣。宜令檢校司空平章事杜祐。攝太尉。告太清宮。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損。攝太尉。告太廟。又下詔曰。國之大事。式在于明禮。王者孝享。莫重于殷祭。所以尊祖而重昭穆也。朕承列聖之休德。荷上天之眷命。虔奉牲幣。二十五年。永維宗廟之位。禘嘗之序。夙夜祗慄。不敢自尊。是用延訪公卿。稽參古禮。博考詳議。至於再三。敬以令辰。奉遷獻祖宣皇帝神

主懿祖光皇帝神主。祔於德明興聖皇帝廟。太祖景皇帝正東向之位。宜令所司備禮。務極精嚴。祇肅祀典。載深感惕。咨爾中外。宜悉朕懷。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禘祫祝文稱號。穆宗皇帝。宣懿皇后。韋氏。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但序親親。以穆宗皇帝室稱爲皇兄。未合禮文。得修撰官朱儁等狀稱。禮序尊尊。不敍親親。陛下於穆宗敬宗武宗祝文。恐須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某宗以下四室。勅旨令禮官同商量聞奏者。臣與今博士閔慶之。修撰官朱儁。檢討官王皞。同考禮經。更無別議。請依前狀。從之。仍付所司。

文德元年四月。將行禘祭。有司引舊儀。禘德明興聖二廟。及獻祖懿祖神主。祔德明興聖廟。通爲四室。時黃巢之亂。廟已焚毀。及是。將禘祫。俾議其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臣以德明等四廟。仍非創業。義止追封。且於今皇帝年代極遙。昭穆甚遠。可依晉韋泓屋毀乃已之例。因而廢之。勅下百僚都省會議。禮部員外郎薛昭緯奏議曰。伏以禮貴從宜。過猶不及。祀有常典。禮當據經。謹按德明追尊。實爲遐遠。徵諸歷世。莫有其倫。自古典禮該詳。無踰周室。后稷實始封之祖。文王乃建極之君。且不聞后稷之前。別議立廟。以至兩漢之於劉累。梁魏之於蕭曹。稽彼簡書。並無追號。迨于興聖。事非有據。蓋以始王于涼。遂列爲祖。類長沙於後漢之世。等楚元于宋高之朝。悉無尊祀之名。足爲憲章之驗。重以獻祖懿祖。皆非宗有德而祖有功。親盡宜祧。禮當毀瘞。遷于二廟。亦出一時。且武德之初。議宗廟之事。神堯聽之。太宗參之。碩學通儒。

森然在列而不議立。臯陶、武昭之廟，蓋知其非所宜立也。尊太祖世祖爲帝，而以獻祖爲宣簡公，懿祖爲懿王，卒不加帝號者，謂其親盡則毀矣。春秋左氏傳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災，曰：其桓僖乎？已而果如其言。蓋以親盡不毀，宜致天災，炯然之徵，不可忽也。據太常禮院狀所引，至德二載，克復後，不作宏農府君廟神主，及晉韋泓屋毀，乃已之議，頗爲明據。深協禮經，其興聖等四室，請依禮院之議，從之。

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

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

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誤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廟，乖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祔于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元宗在位，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爲太廟合食之主，禘祫乃奉以入饗。其神主但題云某諡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卽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

廟合食之祖。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爲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室。不入太廟故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爲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貞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于太廟。儀注曰。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于廟庭。赤黃褥位。奏云。某諡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卽須奏云。某諡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于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諡皇后。卽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姬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爲別配。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姬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以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爲並皆置於別廟爲宜。且恭僖貞獻二廟。以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

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則如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于夾室。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已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禘祫禮之大者。無宜錯失。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追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獻俘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于太廟。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俘于太廟。

四年七月九日。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俘於太廟。

貞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張寶相俘頡利可汗。獻俘于太廟。

二十三年正月。阿史那社爾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于社廟。太宗釋之。以爲左武衛大將軍。

永徽元年九月七日。高侃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

顯慶三年十一月。蘇定方俘賀魯到京師。上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于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策勳于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于天子。近代將軍征伐克捷。亦用斯禮。

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陵嚴敬，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廟。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寮。夷狄君長，蘇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上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于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詔免其死。」

顯慶五年正月，左驍騎大將軍蘇定方討思結闕俟斤都曼，獻俘於東都。上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上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宥之。」

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勣平高麗，還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于昭陵，仍備軍容，奏凱歌于京城，獻于太廟。

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于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已下，大陳設于廷。

永隆二年十月，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執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獻之。

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其副將程務挺逼逐窘

急而降，上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開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漚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開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

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告廟。

上元元年閏四月赦節文。其諸軍所獲首級。除元惡之外。一切不得傳送。

元和元年十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平西蜀。生擒逆賊劉闢。以獻。上御興安門觀之。命中使詰其叛狀。劉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上曰。朕遣中使送旌節等。何爲不受。闢引罪無詞。命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二年十月。平浙西。擒逆賊李錡。至闕下。上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上曰。汝以宗臣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告。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卽與其男師回。並腰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二年十一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平淮西。擒逆賊吳元濟以獻。上御興安門。大陳甲士。旌旗于樓南。文武羣臣。皇親。諸幕使人。皆列位。元濟旣獻于太廟太社。露布引之。令武士執曳樓南。攝刑部尙書王播奏。請付所司。制曰。可。大理卿受之以出。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宏正奏。今月九日。淄青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並男二人首級。請降。上御興安門。受田宏正所獻賊俘。羣臣稱賀於樓下。授劉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李師道妻魏氏。并女。沒入掖庭。堂弟師和。配流嶺表。

長慶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太宗平突厥。高祖平高麗。皆告陵廟。蓋以高祖嘗蓄憤于北虜。太宗挫

銳氣于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旣平盪。所宜啓告。伏以鎮冀一道。幽薊八州。不勞干戈。盡復區宇。禮宜獻俘。函首布告。清廟下禮。官擇日撰儀。薦告太廟。從之。

太和三年五月。宣慰使諫議大夫柏耆奏。斬李同捷于將陵滄。丁亥。御興安樓下。受滄州所獻俘。其李同捷母妻并男元達等。詔並宥之。令于湖南安置。百寮稱賀於樓前。翌日。貶宣慰使柏耆爲循州司戶。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亞之爲虔州南康尉。以擅入滄州取李同捷。爲諸鎮所怒。奏論故也。

會昌四年二月。河東監軍呂義忠奏。擒賊楊弁元榮并同謀大將軍五十四人。獻俘于闕下。其年八月。平澤潞。梟逆賊劉禎。傳首京師。十八日。御安福門受獻。其日。先告宗廟社稷。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諸親。蕃客諸道使客等。並在樓前立班稱賀。

中和三年七月。徐州節度使時溥。函送黃巢首級以獻。帝受俘。獻于行廟。

光啓二年。車駕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煇于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爲王重榮斬首以獻。上御興元城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僞煇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稱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旣具有。司聞于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僞煇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受賀乎。臣以僞煇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乃甘心逆謀。

宜黜爲庶人。絕其屬籍。其首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寮稱賀于樓前。以
之徇市。告社廟。斬于獨柳樹。

乾寧二年十一月。慶州行營兵馬都統斬王行瑜。函首級獻于京師。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于樓
前。

唐會要卷十五

廟議上

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爲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元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爲。今若增立寢廟。別安神主。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開元四年十二月。太常卿姜皎。與禮官陳貞節等上表曰。臣伏見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天皇大帝。題云天皇聖帝武氏。伏尋昔居寵秩。親承顧託。因攝大政。事乃從權。神龍之初。已去帝號。岑羲等不閑政體。復題帝名。若使帝號長存。恐非聖朝通典。夫七廟者。高祖神堯皇帝之廟也。父昭子穆。祖德宗功。非夫帝子天孫。乘乾出震者。不得升祔於斯矣。但皇后祔廟。配食高宗。位號舊章。無宜稱帝。今山陵日近。昇祔非遙。請申陳告之儀。因除聖帝之字。直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神主將祔禮儀使顏真卿以元皇帝世數已遠准禮合祧請遷于西夾室其奏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世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祫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於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世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爲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已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尙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制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衰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爲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爲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爲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崇百代以爲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寶應二年升祔元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世數已遠其神主准禮當祧至禘祫之時然後享祀於是祧元皇帝於西夾室祔代宗神主焉

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詔下議之初。武后于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已後。兩京太廟。四時並享。至德亂後。木主多亡。缺未祔。於是議者紛然。其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羣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則就享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今東都太廟。是則天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所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前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且虞祭則立桑主。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永貞元年十一月。德宗神主將祔。禮儀使杜黃裳與禮官王涇等。請遷高宗神主于西夾室。其議曰。自漢魏已降。沿革不同。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自東漢魏晉。迄于陳隋。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爲先。光武已下。皆有祖宗之號。故至於迭毀親盡。禮亦迭遷。國家九廟之尊。皆法周制。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德同周之后稷也。高宗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德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帝。應天靖亂。垂統立極。德同周之武王也。周人郊后稷。而祖文王。宗武王。聖唐郊景皇帝。祖高祖。而宗太宗。

皆在不遷之典。高宗皇帝今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既德宗皇帝神主新入廟。禮合迭遷。藏于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月。合食如常。于是祧高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將祔。有司疑于遷毀。太常博士王涇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之行。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遷。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五世。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十七世。祖契而宗湯。周人三十六王。以后稷爲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聖唐德厚流廣。遠法殷周。奉景皇帝爲太祖。祖高祖而宗太宗。皆在百世不遷之典。故代宗升祔。遷世祖也。德宗升祔。遷高宗也。今順宗升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謂之親盡。遷于太廟夾室。禮則然也。或諫者以則天太后革命。中宗復而興之。不宜在遷藏之例。臣竊未喻也。日者高宗晏駕。中宗奉遺詔。自儲副而陟元后。則天太后臨朝。廢爲廬陵王。聖歷元年。太后詔復立爲皇太子。屬太后聖壽延長。御下日久。奸臣擅命。紊其紀度。敬暉。桓彥範等五臣。俱唐舊臣。匡輔王室。翊中宗而承大統。此乃子繼父業。是中宗得之而且失之。母授子位。是中宗失之而復得之。二十年間。再爲皇太子。復踐皇帝位。失之在己。得之在己。實與革命中興之義殊也。又以周漢之例。推之。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周不以平王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一也。漢呂后專權。產祿秉政。文帝自代邸而繼立。漢不以文帝爲中興不遷之廟。其例二也。霍光輔宣帝。再盛基業。而不以宣帝爲不遷之廟。其例三也。伏以中宗孝和皇帝。于聖上爲六代伯祖。尊非正統。廟亦親盡。爰及周漢。故

事是與中興功德之主亦同。奉遷夾室固無疑也。是月二十四日。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祔太廟。告祧之後。卽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准禮合遷于太廟後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于是祧中宗神主于西夾室。祔順宗神主焉。先是。令有司以山陵將畢。議遷廟之禮。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世不遷之位。宰臣召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宏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卽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于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卽不可爲不遷之主也。有司又云。五王有再安社稷功。今若遷中宗廟。則五王永絕配享之典。武曰。凡配享功臣。每至禘祫年。方合食太廟。居常卽無享禮。今遷中宗神主。而禘祫之年。毀廟之主。並陳于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前時如一也。有司不能答。

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制曰。敬依典禮。先是。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上議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戡翦寇逆。累有武功。廟號合稱祖。陛下宜當決在宸斷。無信齷齪書生也。遂詔下公卿。與禮官同議。大行皇帝廟號。稱祖與稱宗孰宜。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伏惟禮經及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

先。故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于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至高宗以後。則但稱宗。謂之尊名。著爲成法。不然。則何以太宗造有區夏。致理昇平。元宗埽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京。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于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爲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晉魏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爲訓。大行皇帝廟號宜稱宗。從之。其日。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于夾室西壁。今夾室南北三間。第一間世祖室。第二間高祖室。第三間太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准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于太室北壁之中。今請于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可。

長慶元年二月。分司庫部員外郎李渤奏。太微宮神主。請歸祔太廟。敕付東都留守鄭綱商量聞奏。綱奏云。臣謹詳三代典禮。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嘗有並建兩廟。並享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變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典章。遂于洛陽。創立宗廟。是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發。德宗嗣統。鑿典克修。東都九廟。不復告享。謹按禮記仲尼答曾子問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禮也。陛下接千載之大統。揚累聖之耿光。憲章先王。垂法後嗣。況宗廟之禮。至尊至重。違經黷祀。時謂不欽。特望擇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法度。鑒神龍權宜之制。遵建中矯正之禮。依

經復古。允屬聖明。伏以太微宮光皇帝三代睿宗聖文武皇帝神主。參考經義。不合祔享。至于遷置神主之禮。三代已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禮官質正詳定。敕付所司。太常博士王彥威奏議曰。謹按國初故事。無兩都並建宗廟。並行享祭之禮。伏尋周書召誥洛誥之說。實有祭告豐廟洛廟之文。是則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享。然則兩都皆祭祖考。禮祀並興。自神龍復辟。中宗嗣位。廟既皆作。享亦並行。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但建廟作主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歷中。始于人間得之。遂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臣等謹按經傳。王者之制。凡建宮室。宗廟爲先。廟必有主。主必在廟。是則兩都立廟。蓋行古之道。主必在廟。實依禮經。今謹參詳。理合升祔。謹按光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廟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景皇帝是始封不遷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廟從西第二夾室。高祖太宗元宗肅宗代宗。是創業有功親廟之祖。伏惟江都集禮。正廟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禮記。羣廟之主。有故則聚而藏之。祖廟。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歸本室。則有虛主。事雖可據。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並合藏于太祖之廟。依舊准故事。不享。如陛下肆覲東后。移都洛陽。自非祧主。合歸本室。其餘闕主。又當時而作。祔享時祭禘祫如儀。臣又按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與聖懿祖別廟。今光皇帝神主。卽懿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光皇帝神主。今請權祔于太廟夾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駕在東都。則請准上都式。營建別廟。作德明與聖獻祖神主。備禮升祔。又于太廟夾室。

奉迎光皇帝神主歸別廟第四室。禘祫如儀。或問曰。禮作栗主。瘞桑主。漢魏並有瘞主之議。大歷中亦瘞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瘞。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無可埋。漢魏瘞藏。事非允愜。孝敬尊非正統。廟廢而主獨存。從而瘞藏。爲叶情理。又問。古者巡狩必載遷主。今東都主又祔于廟。答曰。古者師行以遷主。無則主命。自非遷祖之主。別無出廟之文。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則兩都宗廟各宜有主。又問者。古者作主。必因虞練。若主必歸祔。則室不可虛。則當補已亡之主。創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虞練作主。禮之正也。非時作主。事之權也。王者遇時爲法。因事制宜。苟無其常。則思其變。如駕或東幸。廟仍虛主。卽准肅宗廣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闕主而祔。蓋主不可闕。故禮貴從宜。春秋之義。變而之正者也。臣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寓于太微。不入宗廟。據經復本。允屬聖明。至是下尙書省集議。而郎吏所議。與彥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云神主合藏于太微宮。或云並合理瘞。或云闕主當作。或云輿駕東幸。卽載上都神主而東。咸以意言。不本經據。竟以紛議不定。遂不舉行。

四年五月。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爲七。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世。有一國者。祭五世。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皇帝始爲唐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今以新主立廟。元宗明皇帝

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世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敕旨。敬依典禮。

唐會要卷十六

廟議下

會昌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請尊憲宗爲不遷廟。曰。謹按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文。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爲始祖。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二千石禮官具儀禮奏焉。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曰。夙夜惟念。孝武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時有司奏。請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請世世獻之。此子孫崇裒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後。兵宿中原。疆侯締交。髓髓其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至於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於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兩河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憲宗據宿憤。舉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戮琳暨關。季年。梟元濟及李師道。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民之安。不受其報乎。臣等敢遵古典。

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爲百世不遷之廟。表奏留中不出。其年六月制。朕近因載誕之日。展承顏之敬。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丕承。人倫之義。莫大於嗣續。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厭世已久。星霜屢遷。禰宮曠合食之禮。惟帝深濡露之感。宣懿太后。長慶之際。德冠後宮。夙表沙麓之祥。實茂河洲之範。先朝恩禮之厚。中壺莫偕。況誕我聖君。纘承昌運。已協華於先帝。方延祚於後昆。思廣貽謀。庶宏博愛。爰遵舊典。以慰孝思。當以宣懿皇太后。祔在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廟。率是彝訓。其敬承之。朕祇奉慈旨。載深感咽。宜盡令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司潛收聚。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屋室並在。可以脩崇。太和中。太常博士王彥威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車駕東幸。卽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尙未脩建。望令尙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以爲不要更置。須有收藏去處。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脩建。李石旣是宗室。官爲居守。便望令充脩東都太廟使。勾當修繕。奉敕宜依。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鄭路等奏。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析聞奏。訖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學官同議聞奏者。臣今與學官等詳議。訖謹具分析如後。

獻祖宣皇帝 宣莊皇后

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

高宗天皇帝。則天皇后。

中宗大聖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

孝敬皇帝。孝敬哀皇后。

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宜遷諸太廟。祔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東都無興聖廟。可祔。伏請且權藏于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伸祝告之理。今與禮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太微宮內空閑之地。參酌事理。庶協從宜。制可。太常博士段瓌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誠敬。廟之所設。實在尊嚴。既曰薦誠。則宜統一。昔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決。因議兩留。酌其事情。匪務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少乖前訓。何者。東都始制寢廟。於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前後因循不廢者。亦踵鎬京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天寶之中。兩京悉爲寇陷。西都廟貌如故。東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廟之靈。不欲歆其煩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後。彌歷歲年。今若廟貌惟新。卽須室別有主。舊主雖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謂宜祧不祧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廟不得無主者也。舊主如有留去。新廟便合創添。謹按左傳云。祔練作主。又大戴云。虞而立几筵。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添既不典。虛

廟又非儀。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於郡國置宗廟。凡百餘所。今止東西立廟。有何不安者。當漢氏承秦焚燒之餘。不識典故。至於廟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間。貢禹韋元成等繼出。果有正論。竟從毀除。足知漢初不本於禮經。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復設。廟寢何妨脩營。候車駕時巡。便合於所載之主者。究其終始。又得以論之。昨者降敕參詳。本爲欲收舊主。主旣不立。廟更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皆立廟乎。臣愚以爲廟不可脩。主宜藏瘞。或就瘞於招室。或瘞於兩階之間。此乃百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其年九月敕。段瓌等詳議。東都不可立廟。李福等狀。又有異同。國家制度。須合典禮。證據未一。則難建立。並令赴都省對議。須歸至當。工部尙書薛元賞等議。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脩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備立其主。時享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取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況周武受命。始都於豐。成王相宅。又卜於洛。烝祭歲於新邑。册周公於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成王厥後。復歸於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於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告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

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官而嚴拱衛。取法元象。號爲京師。旣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嘗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旣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賸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論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享獻。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昔漢韋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旣不並居。二廟豈宜偕祔。但所都之國。見享之廟。旣無虛室。則協通經義者。又欲置主不享。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繅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尙爲所議。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享之主。而有置而不享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修建太廟畢。具禮迎置於西夾室。闕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吏部郎中鄭亞等五人議。據禮院奏。以爲東都太廟旣廢。不可復修。見在太微宮神主。請瘞於所寓之地。有乖經訓。不敢雷同。臣所以別進議狀。請脩祔主。並依典禮。兼與建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所奏事同。臣與公

卿等重議。皆以爲廟固合修。主不可瘞。卽與臣等議狀意同。但眾議猶疑東西二廟各設神主。恐涉廟有二主之義。請脩廟虛室。以太微宮所寓神主。藏於夾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內有不祧之宗。今用遷廟之儀。猶未合禮。臣等猶未敢署眾狀。蓋爲闕疑。太學博士直宏文館鄭遂等七人議曰。夫論國之大事。必本於正。而根乎經。以臻於中道。聖朝以廣孝爲先。以得禮爲貴。而臣下敢不以經對。三論六故。已詳於前議矣。再捧天問。而陳乎諸家之說。求於典訓。考乎大中。廟有必脩之文。主無可置之理。則正經正史。兩都之廟。可徵禮稱。天子不卜處。太廟擇日卜建國之地。則宗廟可知。若廢廟之說。恐非所宜。按詩書禮三經。及漢朝正史。兩都並設廟。而載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徵。而去其文飾。援據經文。不易前見。東都太廟合務脩崇。而舊主當瘞。請瘞於太微宮所藏之所。皇帝有事於洛。則奉齋車載主以行。太常博士顧德章議曰。夫禮雖緣情。事貴合道。將明厥要。實在得中。必過禮而求多。則反虧於誠敬。伏以神龍之際。天命有歸。移武氏廟於長安。卽其地而置太廟。以至天寶初復。不爲建都而設。議曰。中宗立廟於東都。無乖舊典。徵之古意。不亦謬乎。又曰。東都太廟。至於睿宗元宗。猶奉而不易者。蓋緣常所尊奉。不敢輒廢也。今則廢已多時。宜循莫舉之典也。又曰。雖貞觀之始。草創未暇。豈可謂此事非開元之法者。謹按定開元六典。敕曰。聽政之暇。錯綜古今。法以周官。作爲唐典。覽其本末。千載一時。春秋謂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歟。此時東都太廟見在。六典序兩都宮闕。西都具太廟之位。東都則存而不論。足明事出一時。又安得云開

元之法也。又三代禮樂莫盛於周。作者論議之時。便宜細參。取法於周。遷都而立廟。今立廟不因遷都。何美之而不能師之也。又曰。建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者。謹按六典。永昌中。則天以東都爲神都。爾後漸加營構。宮室百司。於是備矣。今之宮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備也。上都已建國立宗廟。不合引言。又曰。東都洛陽。祭孝宣等五帝。長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爲置廟之例。則又非也。當漢兩處有廟。所祭之帝各別。今東都建廟作主。與上都盡同。詳而論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東洛復置太廟。有司同日待祭。以此爲數。實所未解者。謹按天寶三載詔曰。頃四時有事於太廟。兩京同日。自今已後。兩京各宜別擇日。載在祀典。可得而詳。且立廟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經。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而欲立虛廟。法於何典。前稱廟貌如故者。卽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爲國之先也。前以非時不造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非時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廢主之瘞。請在太微宮者。謹按天寶二年敕曰。古之制禮。祭用質明。義兼取於尙幽。情實緣於旣沒。我聖祖澹然常在。爲道之宗。旣殊有盡之期。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至聖祖宮有昭告。宜改用卯時者。今欲以主瘞於宮所。旣與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瘞。請藏夾室者。謹按前代藏主。頗有異同。至如夾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則無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爲先。則建國營宮室。而宗廟必設。今東都旣有宮室。而太廟不可不營。凡以論之。其義斯勝。而西周東漢。並列兩都。各有宗廟之證。經史昭然。又得以極思。

於揚推詩曰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大雅瓜瓞言豐廟之作也又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詩言洛之廟也書曰成王既至洛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又曰裸於太室康王又居豐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無廟而可烝祭非都而設保釐則書東西之廟也逮於後漢卜洛西京之廟亦存建武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平三帝祭於西京一十八年親幸長安行禘禮當時五室列於洛都三帝留於京廟行幸之歲與合食之期相會不奉齋車又安可以成此禮則知兩廟周人成法載主以行漢家通制或以當虛一都之廟爲不可而引七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廟室不虛主非爲兩都各廟而不可虛也既聯出征之詞更明載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實相統非如詩人更可斷章以取義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無二故廢桑主作粟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築郕凡例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論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郕左傳爲築發凡例穀梁譏因藪澤之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嫌三傳異同左氏爲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郕一邑稱築城其二十三邑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執此爲建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主之瘞何以在於太微宮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瘞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廟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隨其所在以瘞之夫主瘞於當立之廟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藏之所與漢之寢園無異歷代以降建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極嚴奉之典而以各廟爲疑合以建

都故事。以相質正。卽周漢是也。今詳議所徵。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時。豈可以擬議。亦孰敢獻酬於其間。詳考經旨。古人謀寢。必及於廟。未有設寢而不立廟者。國家承隋氏之弊。草創未暇。後雖建於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後當干戈寧戢之歲。文物大備之朝。歷於十一聖。不議廢之。豈不以事雖出於一時。廟有合立之理。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上自宮殿樓觀。下及百辟之司。與西京無異。變輿之至也。雖厮役之賤。必歸其所。理也。豈先帝之主。獨無其所安乎。時也。虞主尙瘞。廢主宜然。或以馬融李舟二人。稱寢無傷於偕立。廟不妨於暫虛。是則馬融李舟。可法於宣尼矣。以此擬議。乖當殊深。或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者。謹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惟郟一邑稱築。於城郎費之類。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謂之盡有宗廟。理則極非。或稱聖主有復古之功。簡冊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遭時爲法。因事制宜。此則改作有爲。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職。但合一。一據經。變禮從時。則須候明詔也。凡不脩之證。略有七條。廟主應遷。一也。已廢不舉。二也。廟不可虛。三也。非時不造主。四也。合載遷主行。五也。尊無二上。六也。六典不書。七也。謹按文王遷豐立廟。武王遷鎬立廟。成王遷洛立廟。今東都不因遷而欲立廟。是違因遷立廟也。謹按禮記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東都太廟。已廢八朝。若果立之。是違已廢不舉也。謹按禮記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立虛廟。是違廟不可虛也。謹按左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記又曰。過時不祭。禮也。合禮之祭。過時猶廢。非禮之主。可以作乎。今欲非

時作主。是違非時不作主也。謹按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皇氏云。遷廟主者。載遷一室之主也。今欲載羣廟之主以行。是違載遷之主也。謹按禮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今欲兩都建廟作主。是違尊無二上也。謹按六典。序兩都宮闕及廟宇。此時東都有廟不載。是違六典不書也。遍考書傳。並不合脩。竊以武德貞觀之中。作法垂範之日。文物大備。儒彥畢臻。若可脩營。不應議不及矣。記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天之體動也。地之體止也。此明樂可作。禮難變也。伏惟陛下。誠明載物。莊敬御天。孝方切於祖宗。事乃求於根本。再令集議。俾定所長。臣實職司。敢不條白。以對德章。又有上中書門下及禮院詳議兩狀。並同載於後。其一曰。伏見八月六日敕。欲脩東都太廟。令會議此事。時已有議狀。准禮不合更脩。尙書丞郎已下三十八人。皆同署狀。德章官在禮寺。實忝司存。當聖上嚴禋敬事之時。會相公尙古黜華之意。脫國之祀典。有乖禮文。豈惟受責於曠官。竊懼貽譏於明世。所以勲懃懇懇。將不言而又言。昨者異同之意。盡可指陳。一則以有都之名。便合立廟。次則欲崇脩廟宇。以候時巡。殊不知廟不合虛主。惟載一時。謹按貞觀九年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約禮而言。須議立廟。時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臣旁觀祭典。遍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昔周之豐鎬。實爲遷都。乃是因事便營。非云一時別立。太宗許其奏。卽日而停。由是而言。太原豈無都號。太廟是時猶廢。東都不立可知。且廟室惟新。卽

須有主。主既藏瘞，非虛而何？是有都立廟之言，不攻而自破矣。又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矣。皇氏云：遷廟主者，惟載新遷一室之主也。未祧之主，無載行之文。假使候時巡，自可脩營一室，議構九室，有何依憑？夫宗廟尊事也，重事也。至尊至重，安得以疑文而定論？言苟不經，則爲擅議。近者敕旨，凡以議事，皆須一一據經。若無經文，任以史證，如或經史皆無據者，不得率意而言。則立廟東都，正經史無據，果從臆說，無乃前後相違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會議者四十八人，所同者六、七人耳。比夫二三之喻，又何其多也。夫堯舜之爲帝，迄今稱咏之者，非有他術異智者也。以其有賢臣輔翼，能順考古道也。故堯之書曰：若稽古帝堯，舜之書曰：若稽古帝舜。孔氏傳曰：傳說佐殷之君，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考之古道，旣如前驗，以國章又如此，將求典實，無以易諸。伏羲必本正經，稍抑浮議，踵臯夔之古道，法周孔之遺文，則天下守真之儒，實所幸甚。其餘已具前議。其二曰：夫宗廟之設，主於誠敬，旋觀典禮，貳則非誠。是以匪因遷都，則不別立廟宇。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東都太廟已廢多時，若議增脩，稍違前志，何者？聖歷神龍之際，武后始復明辟，中宗取其廟，易置太廟焉。本欲權固人心，非經久之制也。伏以所存神主，旣請祧藏，今廟室惟新，卽須有主。神主非時之造，廟寢又無虛議。如脩復以候時巡，則時巡惟載一主，備在方冊，可得而詳。又引經中義有數等，或是

弟子之語。或是他人之言。今廟不可虛尊無二上。非時不造主。合載一主行。皆大聖祖及宣尼親所發明者。比之常據。不可同塗。又邱明脩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貶。至陳泄治以忠獲罪。晉文以臣召君。於此數條。不復稱君子。將評得失。特以宣尼斷之。傳曰。危疑之理。須聖言以明也。或以東都不同他都。地有壇社宮闕。欲議構葺。似是無妨。此則酌於意懷。非曰經據也。但以遍討今古。無有壇社立廟之證。用以爲說。實所未安。謹按上自殷周。旁稽古實。除因遷都之外。無別立廟之文。制曰。自古議禮。皆酌人情。必若稷嗣知幾。賈生達識。方可發揮大政。潤色皇猷。其他管窺。蓋不足數。公卿之議。實可施行。德章所陳。最爲淺近。豈得苟申獨見。妄有異同。事貴酌中。禮宜從眾。宜令有司擇日。脩崇太廟。以留守李石充使。勾當。六年三月。擇日。旣定。禮官旣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寢。至五月。宣宗卽位。復詔東都備法駕。迎木主歸祔太廟。

兩都太廟

木主自
此始也。

其年十一月。太常博士任疇上言。前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得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遇禮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卽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奪倫。不卽陳奏。尙爲苟且。罪不容誅。仍敕脩撰朱儔。檢討王皞。研精詳覈。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

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今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按德明與聖廟。共成四室。祔遷獻懿二祖。謹尋儔等所報。卽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國之大事。宗廟爲先。禘祫之禮。不當失序。四十餘載。理難尋詰。伏祈聖鑒。卽垂詔勅。具禮遷正。其月疇。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享太祖。景皇帝已下羣主。准貞元十九年所祔獻祖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准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檢圖籍。實見差殊。遂敢奏聞。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崗。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玫。李潼。檢討官王皞。脩撰官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帝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卽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卽垂勅詔。具禮遷正。其事遂行。

大中六年正月。吏部尙書李景讓上疏。言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且穆宗是陛下兄。敬宗已下。是猶子。陛下拜兄尙不可。拜姪可乎。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宜升代宗已下八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下百寮集議。不定而止。

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賊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叢與

儒者同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夫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叢疑之，將作監王儉、太子賓客李匡父、禮部員外郎袁皓，建議同異。及左丞崔厚爲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宮元元殿之前，架帷幙爲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以祔行廟。

天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左僕射裴贄等二百六十七人奏，竊以昭宗皇帝，山陵虞祭畢，祔太廟，合定祧遷。下尚書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廟朝大禮，宜循故實。今據太常博士李侗、柳莊議狀，證引不同，只請准近朝例，祧順宗一室，入祔昭宗神主，從之。

唐會要卷十七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爲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卽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勅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請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

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薦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樽杯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元尊犧象。靡不畢登。于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夫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尊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湛。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皆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

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神如在。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祀典。無有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鮮肥盡在。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之名。近於侈矣。又按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元云。生人尚饗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蘩蕓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又曰。太羹不致。粢盛不馨。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尚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甯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

其典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于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於是宰臣具沔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韋縉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兪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歷元年七月五日勅。南郊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效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于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蘇頌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儆誠。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尙不免崩。木朽而摧。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陛下爲關中不熟。所以爲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請脩德。諫曰。臣聞尙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邪。今太廟毀壞。卽是先祖見變。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

是苻堅時舊殿。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原非苻堅及宇文氏所作也。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世。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誡。十月七日。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二帝之所致也。臣按左傳。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於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兄。嘗爲閔公臣。臣居君上。是爲失禮也。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況弟臣于兄。豈可躋弟于兄上邪。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尙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于別室。告祭于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令弟先兄祭。過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邪。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變豈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置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卽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于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

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由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廟。無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世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爲世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湯而六。殷世兄弟四人。相次爲君。若以爲世。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于太祖。雖數溢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支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世。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世。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孫克昌。爲漢之大宗。晉景亦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諡。世祖稱景帝爲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歷年四百三

十般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爲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誠。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之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裔嗣絕滅。何以宗後世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世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寧神。歲時烝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爲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爲證。豈非誣罔朝廷邪。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世。言僞而辨。禮所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屈之。

時蘇頌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置。遂以平子爲廉州都城縣尉。

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于長安殿安置。上親享之。

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人陷沒于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初。肅宗

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工部尙書顏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盜焚毀。宜築壇于野。皇帝向東哭。然後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

在蜀稱嗣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歎重宣勞焉。先是御史大夫嚴郢爲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郢潛奉九廟神主于私第。至至德三載。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迎神主歸于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廣德初。代宗自陝將還。尚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甚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邪。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于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于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決六十。削一任官。曠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敘。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旣抵極法。官吏等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勅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爲陸州刺史。陵令吳閱爲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爲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爲邵州司戶。陵丞李咸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光啓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倉惶。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勅命。委所司參詳典禮。脩奉。詔從之。又脩奉太廟使。

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脩奉。爲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載。以新脩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于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于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享之所。其三太后廟。卽于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

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爲盜所劫。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例脩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于太極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歷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列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惟宗廟至敬。虔誠裸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登餽。各宜別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于禮也。又檢貞觀已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尙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以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少保少傅尙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尙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無取于非族。其應太廟五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令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勅。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于見任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諳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廚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勅。文廟者貌也。取象存焉。禮由情起。因心則感。太廟宜制內官。以備嚴奉。仍于廟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恩。無忘事生之禮。宜于舊中宗廟院安置內官。其室

長停不須更補。內官白肅宗剋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

年並皆與官中間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勅旨依貞元元年四月十三日勅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勅東都祠祭既停其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宗廟祭享籩豆宜加麋鹿鶉兔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五載四月十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在禮經腍膾之儀蓋昔賢之尙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九日勅每月朔望日宜令尙食薦太廟每一室一牙盤內官薦享仍五日一開門灑埽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臺盤先是尙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尙食供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頃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廟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巡陵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爲昭薦以爲告者臨下之制故也

貞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禮用祝板。祭畢焚之。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慘服。既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卷十八

緣廟裁制下

貞元九年九月制。昭德皇后廟神座褥。改用紫。初。昭德廟褥。出自禁中。因以赭黃。至是。太常卿裴郁奏請。九室神座褥。並請用昭德色。上謂以尊後卑。不許。十二月。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按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備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載三月。初。別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禮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按祭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忱而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爲褻味。先王以此宴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曰。不祭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

則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園寢每月二祭不爲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爲數既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殺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世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祠烝嘗臘凡五饗天寶末元宗以上食每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於大祀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元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爲

可矣。若朔望上食于太廟，豈非用常饗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意也。傳稱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祭，薦芟。其子屈建命去芟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官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伸追慕，尙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鑿，禮樂爲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世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墠則歲貢，二祫則時享，高曾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

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爲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世。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旣以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酌。不復親執。故旣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爲議。何者。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旣祭于室。又釋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禱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韓臯議狀。檢不獲。臣據周禮家人之職。凡祭墓則爲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

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爲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肆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牛。尙耳。取腍膋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慤焉。盡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籩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夫常饌。庖人羞之。膳夫熟之。糝以羶香。雜以醎辛。具有司之烹炊。漏神明于媾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爲

壇墀。以祭去祧之王。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尚潔務豐。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饗。告朔薦新。宜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既有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以爲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況天寶之令。行于一時者哉。今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妖。銷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采羣議。詳求典經。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世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之禮。黷宗廟薦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警晨嚴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爲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上辛祈穀於圜丘。皆於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又其時所設宮懸。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鳴鼓吹。至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一鼓爲一嚴。三刻須槌二鼓爲再嚴。五刻須槌三鼓爲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鼓吹署所申。並與禮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旨。務於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況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

應鉦鼓誼諱。其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後不嚴。及南郊迴。於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于煩。詢于有司。參酌禮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時異。亦請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專使亦停。制可。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卽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享。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于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于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卽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卽冀疏數有節。合于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傳尙書御史兼嗣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廟攝祭公卿。准勅令先差僕射尙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亦合次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

用人稍輕。伏請起今年冬季已後。勅吏部准勅差定。如僕射尙書等闕。卽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十五年六月勅。今月祔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睿宗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嗣寧王李子鴻。監察御史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得款狀。勅宗廟之禮。嚴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爲切。方將升祔。安可九室皆同。旣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李子鴻專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源。理難降減。宜停見任。博士旣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當。王彥威罰兩月俸。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仍削兩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祔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祔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祔享。而不再告。享畢。祔於第九室。設安神之幕。而韜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祔於祖。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爲睿宗。御史博士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路羣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慶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於太廟致齋。今于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太和二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議曰。臣審詳孝字。載在禮文。議本主于子孫。理難施于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禮宜稱孝。于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

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敢告。故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疏奏。乃罷中使修葺。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惟開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典。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懿皇太后饗禮。伏請宣下勅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太武帝追尊簡文鄭太后。問冕旒纁綬。歸藏何處。徐邈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于陵中。是元不埋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及增諸太子寶冊。並隨神主于廟中安置。勅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稠所進狀。言追尊順宗憲宗諡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

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於是左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增諡。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夔無其文。周加太王。季歷。文王之諡。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諡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近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乏。專遣奉迎。時神主不合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雖易世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諡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諸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祔別廟正爲得禮。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牒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宜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旣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諡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

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于簡策。臣等以爲卽當告新諡於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縉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題乎。追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諡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爲得禮中書門下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爲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爲通允。勅旨宜依。

配享功臣

貞觀禮。祫饗功臣配享于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大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太常卿韋縉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及時饗。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高祖廟六人。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尙書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贈民部尙書渝國公劉政會。並貞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護。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尙書魯國公劉文靖。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贈太尉梁文昭公房元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尙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元齡以子遺愛反。停配享。贈太尉鄭文貞公魏徵。神

龍三年閏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贈太尉貞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勅。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菑縣文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愍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崔元暉。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己。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貞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贈司空許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元宗廟三人。贈太師燕文貞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十月七日勅。贈太尉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十一月勅。

德宗廟三人。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和四年九月四日勅。

憲宗廟四人。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太師裴度。會昌六年十月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贈太尉李愬。會昌六年十一月勅。

蘇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締構。君臣義重。終始禮崇。生承帶礪之恩。死陪嚴敬之祀。國家憲章三代。垂範百王。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肅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統一旅。初至靈武。人心尙搖。裴冕于草創之中。建大義以勸進。肅宗登宸極之後。因物情于有君。收募驍雄。整備文物。十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定社稷計。允天下心。獨處廟堂。親承容算。蓋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泊乎隔年。苗太師方至。論其前後。較然可知。語以勳勞。不言而辨。且裴冕贈太尉制詞云。臨喪之儀。不及于小殮。從享之禮。將配于大烝。敢徵前祠。以裨闕典。謁城佐命。蕭何首出于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于高廟。若以苗太師從祀之後。裴太尉乃薨。則合同享廟庭。豈不雅符前例。

雜錄



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

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禘。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家。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禘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爲時祭者。又漢魏禘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未可易。詔改今從禮焉。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大享。周禮著祭于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于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于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旣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于簡略。論情卽理。孰曰可安。今請禘配功臣。禘卽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爲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勳。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盛儀。贈太尉冕。望重巖廊。時爲材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股肱。平心鼎鼐。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猷。贈太師晟。識精韜鈴。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踐憂

虞垂餌虎狼。致威尊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贈太尉秀實。氣全柔剛。節固金石。兇渠僭逆。躡蹶根萌。矯命還師。衷刃決死。紆紘危於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爲時生。用當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槩。勳庸藏於盟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朕頃因郊祀。爰舉典常。俾差茂勳。以配殷祭。惟咸有一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於將來。式崇恩于既往。冕宜配於肅宗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羞爰舉。幸追配饗之儀。贈太師渾瑊。鍾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旣著於先朝。業宜光於後曆。俾之從祀。用表遺勳。宜配享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儔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朔。武功英略。赫耀中興。啓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聞奏。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尙書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以憲宗皇帝。元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荒。旣戮惠琳。聯誅闢錡。眷求良輔。果集大勳。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勳。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公忠。道宏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於藩方。處嫌疑者。盡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腰領。俄升相位。專任大事。

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總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根本。區宇無犷悍之俗。元和爲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卽宜祇配聖德。光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於度。勅旨。朕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啓聖意。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又勅曰。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裴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勅。李愬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勳勞最重。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憲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已來。宰輔名跡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勳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錄。將以興廢繼絕。尊賢報功。事歸獎勸。義主沈翳。近日諸家。自論頗衆。史官曹闕。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制。勅令搜訪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便委磨勘。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獎。以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卽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勅旨。宜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故自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按

樽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因祭來貺。宗廟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竊見今年四月十三日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席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卑褻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元宗詔。昭陵彷彿。見太宗立於神遊殿前。及寢宮聞室中警效之音。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元齡等。如聞蹈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請自今已後。勅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思。

唐會要卷十九

廟隸名額

太廟署舊隸太常。

官有廟令丞各一員

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二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

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韋縉奏曰謹按經典竊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陵廟署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爲之永以前奉園廟敦敍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爲後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勅諸陵廟署並隸太常寺至大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諸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葺之後宜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禮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具爲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

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敍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陽州。望于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祀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世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于儲副。德教不被于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于禮。于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東都從善里新廟。故來廷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綠衿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爲享祭。大歷十

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于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于廟。

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薨。追諡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爲恭皇后。立廟于京城啓夏門。

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祭。宜爲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令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元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元宗情深。同氣思起。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構廟宇。以時烝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爲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元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于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俯臨。輒敢舉明。特希廢革。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旣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親盡則疏。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旣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皇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毀。沿情定禮。實爲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廟在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太妣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者。姜姬也。姜姬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闕宮。又禮論云。晉伏羲之議云。晉簡文母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姬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于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惟留肅明皇后神主于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入太廟。不宜頓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明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爲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錄事以下。准隱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雍王守禮奏。勅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仍請安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祀享。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坊。猶且遠廟爲祧。去壇

爲壇。親盡則毀。此皆爲繼體之君焉。苟非斯文。並從咸秩。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民。立事于世。而寢廟相屬。獻祿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樂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颺。乃以姑洗爲宮。蕤賓爲羽。聲含六代。或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是使舞詠非虔。金石乖儀。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磬石維城。旣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姬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殺。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略。而微旨見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尙不爲嫌。豈與夫睿聖因心。闡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

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思所枉者深。所宜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諡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子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栢。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成秩。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民。立事于世。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跡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宜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皆數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竊爲不可。臣愚以爲置之則緩族。廢之則收恩。緩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爲宜。禮部尙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太子等四廟。請祠如舊。陵廟旣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請減半。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爲敦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

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赦文諸廟之主，禮有遵于合祭，同等則祔，義亦取于旁通。其章懷節愍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爲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簡擇一寬處，同爲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廢廟官，宜停。

按韋遂兩京記：此廟地本是慶萬等六州，卽後爲乾封縣，移于永樂坊。神龍初，遂立爲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坊，今並移就此廟，號爲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時獻俎樽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貞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于常安坊，祭令各一人，四時獻奠。太子家令爲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裸獻。從太和二年，四時享獻並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旣絕，神主理合理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是旁親，伏詳禮經，無文享祀。官員所設，深恐非宜。其兩京官吏並請勒停，其屋宇請令宗正寺勾當者，勅旨依准。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勅文敬太子廟量留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贈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況九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裸獻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

七室同爲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是追崇。或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久。祀享尋停。其神主望進故事。瘞于廟地。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太常禮院與百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不祭殤亡。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厭謂嫡殤也。注云。謂宗子之殤。祭于奧。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謂祭庶殤也。疏云。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當主鬯。于親則高祖神堯皇帝之宗子。屬則于皇帝爲伯祖父。雖禮文于旁親無服。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若坎室于德宗皇帝廟內西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折俎。去元酒。不告禮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晉故事。卽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皆于祖廟北牖而置陰室。歲時祔享。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奧之儀。況別廟陰室。俱爲變禮。依前享獻。于事爲宜。其廟請不廢。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祔享。宜同正祭。臣以爲古處于奧。今祭祀于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以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爲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爲尸者。今但令宗正官屬主奠。卽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于皇帝爲曾叔祖。非大功之親。詳禮經爲庶子。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實爲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者子孫。皆居

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仲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爲祖符列國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貞順皇后神主卽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太常所奏制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尙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宜選太常寺典禮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爲總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于近代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各在諸坊天寶六載勅文章懷節愍惠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爲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緣祭事並令官給又准大歷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以姪祔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宏儒奏伏以惠昭太子廟

元和七年立

悼懷太子廟

太和四年立

懷懿太子廟

開成三年入惠昭太

子莊恪太子廟

開成三年立

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未必豐潔三處

行事人力實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尙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禮實非宜

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實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間可容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實繁非止卽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日備禮遷諸太子神主皆祔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彝倫之敘祀事同享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參選臣官守綿蕝職忝參詳事關禮文合當舉請勅白宏儒所奏頗爲得宜令太常卿集禮官重議聞奏于是禮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尙同太廟追冊儲嗣不合別祠蓋以年月各殊寵恩有異歲時已久卽宜改更況春秋薦享之時禮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實爲皇居今據從卑就尊創置年月卽合移懷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子廟地既卑下多有浸濕非可經久莊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更寬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詳遷就誠謂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于典故今列次增室祔禮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儀不失臣與官寮等集議請依宏儒所奏事誠允當實舉舊章奉勅宜依

公主廟

貞元十五年七月十五自追冊故唐安公主爲韓國貞穆公主故義章公主爲鄭國莊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禮物太常博士一人贊相四時仲月則子孫自備其禮

貞穆廟在靖安里
貞元十七年十一

月十四日追祔神主于廟莊穆廟在嘉會里貞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追

祔神主于廟莊穆貞穆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深特爲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于寢。貞觀六年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爲立廟。

以愧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貞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開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于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詞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喧雜。非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閒。又憐臣田園知無手力。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粗奉烝嘗。而地接勝游。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人願。聖情下迨。元獎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邱山易負。恩惠難勝。今日已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臣爲衰老。自拙將攝。十數日來。加風氣發動。猶尙虛憊。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批答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閒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相楊炎不知其事。又買之爲廟。炎旣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元宗勅蕭嵩拆已成之廟。今炎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贊其言。上大怒。旣竄于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

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

貞元十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祖祖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古雖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因師道而立卽師道便合是百世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爲後之文則明師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有四品三品官兼有封爵准開元禮合待三年喪終禮祭畢後別立廟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禮自承宗祀庶合禮經勅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請禮院詳議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于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于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禮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旣生娶以正禮歿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配之議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寢祭亦一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

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爲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禮，爲宜。

寶歷二年七月十二日，太常禮院奏，伏奉四月二十八日勅，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祔亡父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臯神主。祔禮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臯祖休先已立先祖廟三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臯父滉是衆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子羣，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今子孫承襲，自爲一宗，臯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禰廟文。伏准禮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若臯子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禰廟，祔臯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禮經。勅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百寮不得于京城內置廟。如欲于坊內置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卽不失敬親之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韋損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勅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吏右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事問于禮官太常寺主簿韋儒實對曰准何修之禮問答云始安靖王廟東城事亂神主不存廢祠未久今欲造木主升祔于禮如何答曰新造木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即安也又准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韋尚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立私廟太師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孫位卑其祠久廢今韋尚書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三廟即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以安木主今河東節度舊廟木主亡失廟宇見存其河東節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三神主于其廟在禮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官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旨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于京城內置廟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且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居第寬廣或鄰里可兼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褊狹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

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爲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卽須種植松柏及白楊樹。近北諸坊。竊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園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合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旣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祖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此釐革。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祀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勅。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于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于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閒雜以居民。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勅文。盡勒于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宮牆。齊民必欲于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園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一陷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爲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性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

永爲定式。勅旨宜依。

天佑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唐會要卷二十

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敝。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以爲長久萬世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于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樹無封。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竝盡。豈不

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爲戮屍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也。今爲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世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旣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側，書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于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世子孫，竝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久長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已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世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竝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

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于不義也。今便敬
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我深以此
爲是。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嶷山。孤聳迴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乃詔曰。
禮記云。君卽位而爲棊。莊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尙習流
俗。猶循常禮。功四重之榭。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墳陵。今先爲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嶷之上。足容一
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椁葦籥。事合古典。不爲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
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
以及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畢。

陵在醴泉縣。因九嶷層峯。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爲元宮。緣山傍巖。架梁爲棧道。懸絕百仞。繞

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卽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
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惟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供養
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
嗚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
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

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
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出苾。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
候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真珠昆

伽可汗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王伏闍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九峻山之陰以旌武功乃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于天皇大帝欲開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旣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元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鑿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尙幽元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膺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

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以葬之

開元十七年元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于此地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元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爲署勅令中書門下召禮官定其可否太常禮院奏曰禮記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上文言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鄭元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猶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竝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卽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邱壠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公始爲厚葬用蜃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可

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爲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亦何戚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爲飾。由是觀之。有禮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常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于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于合德。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躡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貞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敝。今欲于見住行宮處修造。以冀久遠便安。又爲改移舊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于是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制。自秦漢以來。有之。但相沿于陵旁。制寢未聞。去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韋元成。匡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禮祀。至誠至慎。俯擇羣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竊以陵寢經界。在柏城之內。非遠于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

非太宗之寢。雖遠井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于柏城之內。去陵遠近不一。則昭陵舊寢。焚燬既盡。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于側近。循造不出柏城之內。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以太宗創業垂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易。復山上已毀之地。則爲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爲遠陵。甚不然也。何者。因陵建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夫園塋本于安靜。繕建彰于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版築之勞。斯爲勤矣。將欲崇闕宇于荒廢。興大役于密邇。慮非聖靈之所憑依。區區財力之費。曾何足計。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爲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爲宜。奚必于柏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虔奉祖宗。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烝黎。臣識陋學淺。莫探往制。罄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改移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民也。有不便則爲之遷。況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遇焚爇。遂奉仙駕。久移舊宮。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敍。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謂至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不同。各于柏城。隨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訪聞昭陵舊寢。經火之後。人行途少。林莽隱蔽。逕路欹危。伏以元宮尙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興功。不惟負載至難。亦恐喧囂太逼。大道以變通則久。聖人以適時爲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于神明。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于瑤臺寺左側。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內。不在瑤臺寺明矣。旣不越封兆。而力役易從。俯近井泉。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之

無窮。酌其便宜。誠爲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既被焚爇。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爲定。于是遣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寢陵中帷幄牀褥一事以上。竝令制置。上親閱焉。寶歷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朝拜事。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前件四陵。昔年

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竊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尙爲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世已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勅旨依奏。

親謁陵 自開元十七年
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衛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于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

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

慟。有頃。雲出于邱陵之上。俄而彌布。天地晦冥。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于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爲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竝陪位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

其崇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及越趙紀三國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

上入寢哭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竝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于橋陵

陵在奉先縣

至孺垣西闕下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

禮畢還下詔曰黃長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為則宜進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

戶以供陵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于定陵如橋陵之禮

陵在富平縣

時每發行宮將謁天尙未曉給事中劉彤

上疏諫曰將事發軔路猶曠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

株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

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味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言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十三

日朝于獻陵十六日朝于昭陵

陵在醴泉縣掌事者仿像遙觀太宗立神遊殿前及上入寢宮聞室中警欬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元齡等數十人如聞其并蹈之聲

十九日

朝于乾陵

陵在奉先縣

諸陵各取側近六鄉百姓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于本司。仍著于令。

景龍二年三月。左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准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既安宅兆。禮不祭墓。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蓋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生之道。行之於時。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手勅答曰。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內使。去其諸陵竝依來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敕每年春秋二時。公卿巡陵。初發准式。其儀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內。還具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次供遞車兩。來載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竝停。所司別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勅。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

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既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號謚。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彝章。其建初起運二陵。仍准興寧陵例。置署官及陵戶。自今已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准數造輅于陵署收掌。以充備禮之用。其建初啓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數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六載八月一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禮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事。其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縣收掌。長行需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爲常式。

貞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略。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禮。以爲永式。勅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取其簡敬。于是太常約用開元禮制。及勅文舊例。修撰五月。勅旨施行。所司先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先于陵南北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禮設公卿位于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執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禮位于陵官西面。

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就位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公卿。贊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贊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埽及芟蕪修理。卽隨事處分。其奉禮郎典謁等。應須權攝。請准天寶六載八月勅。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元皇帝行諸陵。卽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備奉巡檢之禮。並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卿拜諸陵。准禮太上皇昇遐。惟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諸享祀。並令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尙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差定拜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齋例論罰俸。應拜陵公卿。正衙辭後。並合當日出城。近來因循。轉不遵守。動經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請申明舊制。因事酌宜。計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埽除枯朽。秋則芟蕪繁蕪。埽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蕪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一何甚也。

唐會要卷二十一

緣陵禮物

舊儀注。品物時新。將堪供進。所司先進太常。令尙食相知簡擇。仍以滋味與斯物相宜者配之。冬魚等凡五十六品。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節等日。亦准朔望上食。來月之後。改復平常。昭陵所司上食。請依獻陵故事。從之。

神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爲諸陵每日奠祭。乖於古禮。上疏。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唯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國置都。設爲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土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禮典明文。義可求。景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

後卽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朔望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四時正享及臘爲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禮正文。更不旁引外傳。考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以祭不欲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祭不欲疎。劉歆以爲禮去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無聞。臣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模事作法。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經爲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禮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日別進食。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乃援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乍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必若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爲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勅。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

高宗時置。

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

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勅其建初啓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判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朕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于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導人因親設教變遊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大歷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顏真卿奏曰按後漢禮儀志云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性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日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其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又春秋傳曰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墀則歲貢人禘則終王固以親疎相推遠近爲制又祠部式獻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薦是則元宗之于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今請元陵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薦准祠部式供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元和元年七月禮儀使杜黃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崇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尙食局供景陵千味食數內魚肉委食味皆肥鮮掩埋之後薰蒸頗極今請移魚肉食於下宮以時進饗仍令尙藥局據數以香藥代之勅肺醢豬犢肉等皆宜以香藥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元貞爲酈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

章庶人父也

蘇氏曰天寶九載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見銘誌發冢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爲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自閉及開凡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柩櫬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誡將來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吳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少卿趙履溫諷安樂公主奏依永泰公主例爲崇訓造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

借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尙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尙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稱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禮。服絕于期。蓋爲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奏曰。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源。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瑩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羣辟者也。上無以答。竟從粲奏。

先是武氏吳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章氏褒德廟置守戶一百人。

至景龍三年三月十六

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吳順二陵。恩勅特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准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爵。准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爲限。又太廟宿衛。準備正兵。縱令墻內掃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加廟戶。兼配軍人。旣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禮。須准太廟污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一日。廢吳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吳順二陵。

太平公主所請。

至先

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太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歷十三年七月將葬貞懿皇后命起陵寢于章敬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于是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宅于家主宅于國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分布十二辰卽章敬寺北當帝城寅上之地陛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柏當靜靈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今則西俯宮闕南迫康莊事非國經義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寺北竟何所益空勞思想極乖王度示之兆庶彰于愛垂之萬世損于明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登臺榭候雲物晨鑿東作遐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蓋爲此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柏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夫心一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宮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旒久俟著龜始諡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至靈豈願以墳陵之故累陛下聖明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于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于聖德無益于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

實玷大猷。天下咸知。准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愜意于一時之間。校德于千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得偃武靖民。登封頌聖。一誤于此。其傷實多。臣恐道路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于掩蝕。至德翻後于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尙遙。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寧神之居。抑皇恩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珠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上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禮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禮及開元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皆出。謹按不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禮。伏請准元和元年二月勅。用樂如舊。三年之內。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祀如式。制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韋氏。追諡爲宣懿太后。武宗母也。時初嗣位。後追諡之。初。武宗欲啓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

園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葬已二十餘載。福陵近又修崇。竊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載因合祔。須啓二陵。或慮聖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實有所疑。不移福陵。實合典禮。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勅。奉光陵。准經。今年太歲在

己丑季土壬年不宜於光陵柏城內興工動土宜於光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十九日勅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后於光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禮不同其宮寢并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建置勅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 館陶公主 河間王孝恭 襄邑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嘉 彭王元則 道
王元慶 鄭王元懿 虢王元鳳 鄴王元亨 徐王元禮 滕王元嬰 鄧王元裕 魯王元夔 霍王元軌 江王元祥 密
王元曉 并州總管張綸 榮國公樊興 平原郡公王長楷 譚國公邱和 巢國公錢九隴 刑部尙書劉德茂 刑
部尙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 趙國太妃楊氏 紀國太妃韋氏 賢妃鄭氏 才人徐氏 鄭國夫人 彭城郡
夫人 蜀王愔 趙王福 紀王慎 越王貞 嗣紀王澄 曹王明 蔣王憚 清河公主 駙馬程知亮 晉國公主 駙馬韋

思安。豫章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曠。蘭陵公主駙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元懿。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廉。梁國公房元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膺。國子祭酒孔穎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大夫姜遠。祕書監岑景儔。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州刺史虞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鄰。吏部郎中馬覬。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珍。常山公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瑊。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恆。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宏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府司馬史爲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薛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雁門公

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薛咄摩。大將軍。蘇泥熱。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邱行恭。大將軍。賀蘭整。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瑯琊王。駢。大將軍。懷德公。于伯愆。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何道。將軍。楊思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元。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元。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將。軍。姜昕。中郎將。段存爽。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于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審禮。禮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駙馬韋曠。駙馬王

同岐。

橋陵陪葬名氏。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攜。惠文太子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鄖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尙父汾陽王郭子儀。

元陵。無陪葬。

崇陵。無陪葬。

豐陵。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恭僖太后王氏。貞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悼懷太子普。

章陵。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婕妤柳氏。

簡陵無陪葬

靖陵無陪葬

和陵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王珣。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月二日。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並給東園祕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卽標誌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許。

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獻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許。
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尙父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楸松勅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栽種。

諸陵雜錄

讓皇帝惠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歷三年四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以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悲苦夜中投磚瓦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機續成其功機始于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于是擗節禮物校量功程不改元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晁氏慶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息隱太子建成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侶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靖太子邈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諲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永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哀太子倚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二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爲從五品丞爲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預料所須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戶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瓘往樹碑上曰其文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郎蘇頲爲碑文頲因極言帝王及后禮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后崇尙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爲述聖紀且

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卽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勅。諸陵使至先立封。封內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貞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里內不得葬。如三里內一里外舊塋。須合祔者。任移他處。

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宣靖恭懿昭靖九太子陵。世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勅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見。八年七月。宗正卿王涯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許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翔官是宗卿。職奉陵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使。專于陵所勾當。從之。

太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啓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諸陵柏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內。擇動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與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檢點。據數牒報。

典折本戶稅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